

哈利·波特

与
密
室

(英) J.K.罗琳 著

马爱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Harry Potter™

AND THE CHAMBER OF SECRETS



哈利·波特



与密室



(英) J.K.罗琳 著
马爱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0-2715

Harry Potter and the Chamber of Secrets

Text copyright©1998 by J.K. Rowling

Illustrations copyright©1999 by Mary GrandPré

Jacket art©1999 by Mary GrandPré

Harry Potter, names, characters and related indicia are copyright and trademark

Warner Bros. ©2000

Cover Artwork©Warner Bros. A division of Time Warner Entertainment Company L.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利·波特与密室/(英)J. K. 罗琳著;马爱新译. - 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10 重印

书名原文:Harry Potter and the Chamber of Secrets

ISBN 7-02-003344-X

I. 哈… II. ①罗… ②马… III. 长篇小说 - 英国 - 当代
IV. I561. 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7618 号

责任编辑:叶显林 王瑞琴

责任校对:吴钟璜 王瑞琴

美术编辑:何 婷

责任印制:周小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43 千字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3.25 插页 2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6 次印刷

印数 461501 - 501500

定价 22.00 元

此书封面、环衬及内文均系本社特制防伪用纸

主要人物表

- 哈利·波特 本书主人公，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二年级学生
佩妮 哈利的姨妈
弗农·德思礼 哈利的姨父
达力 哈利的表哥，德思礼夫妇的儿子
阿不思·邓布利多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校长
麦格教授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副校长
斯内普教授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魔药课教师
吉德罗·洛哈特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黑魔法防御术课教师
海格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钥匙保管员，狩猎场看守
罗恩 哈利在魔法学校的好朋友
赫敏 哈利在魔法学校的好朋友
纳威 哈利在魔法学校的同学
马尔福 哈利在魔法学校的同学
汤姆·里德尔 五十年前学生时代的伏地魔

献给

开车陪我兜风、在坏天气跟我

做伴的谢安·哈里斯

目 次

第 1 章	最糟糕的生日	(1)
第 2 章	多比的警告	(7)
第 3 章	陋居	(14)
第 4 章	在丽痕书店	(24)
第 5 章	打人柳	(37)
第 6 章	吉德罗·洛哈特	(49)
第 7 章	泥巴种和细语	(59)
第 8 章	忌辰晚会	(69)
第 9 章	墙上的字	(81)
第 10 章	失控的游走球	(94)
第 11 章	决斗俱乐部	(106)
第 12 章	复方汤剂	(120)
第 13 章	绝密日记	(133)
第 14 章	康奈利·福吉	(146)
第 15 章	阿拉戈克	(156)
第 16 章	密室	(167)
第 17 章	斯莱特林的继承人	(181)
第 18 章	多比的报偿	(194)

第 1 章



最糟糕的生日

这天，女贞路4号的早餐桌上又起了争执。一大早，弗农·德思礼先生就被他外甥哈利屋里的一阵高声怪叫吵醒了。

“这星期是第三次了！”他隔着桌子咆哮道，“如果你管不住那只猫头鹰，就让它滚蛋！”

哈利再次试图解释。

“它闷得慌，它在外面飞惯了，要是我可以晚上放它出去……”

“你当我是傻子啊？”弗农姨父吼道，一丝煎鸡蛋在他浓密的胡子上晃荡着。“我知道把一只猫头鹰放出去会有什么后果。”

他和他妻子佩妮阴沉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哈利想反驳，但他的话被表哥达力一声又长又响的饱嗝淹没了。

“我还要一些腊肉。”

“煎锅里有的是，宝贝，”佩妮姨妈眼眶湿润地看着她的大块头儿子说道，“我们要抓紧时间把你养胖……学校的伙食让我听着不舒服……”

“胡说，我在斯梅廷上学时从来没饿过肚子。”弗农姨父情绪激烈地说，“达力

吃得不差,是不是,儿子?”

达力胖得屁股上的肉都从座椅的两边挂了下来。他咧嘴一笑,转身对哈利说。

“把煎锅递过来。”

“你忘了说咒语。”哈利恼火地说。

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对家中其他人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达力倒吸一口冷气,从椅子上栽了下来,整个厨房都被震动了;德思礼太太尖叫一声,迅速捂住嘴巴;德思礼先生跳起来,太阳穴上青筋暴露。

“我的意思是‘请!’”哈利连忙说,“我不是指——”

“我没跟你说吗,”姨父厉声怒斥,唾沫星子溅到了桌上,“在我们家不许说那方面的词!”

“可我——”

“你怎么敢威胁达力!”弗农姨父捶着桌子咆哮道。

“我只是——”

“我警告过你!我不能容忍你在我家里提到你的特异功能!”

“好吧,”哈利说,“好吧……”

弗农姨父坐了下来,像一头气短的犀牛一样喘着粗气,那双精明的小眼睛紧盯着哈利。

自从哈利放暑假回家,弗农姨父一直把他当一颗定时炸弹看待,因为哈利不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实际上,他相当不正常。

哈利·波特是一个巫师——刚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上完一年级。如果德思礼对他回家过暑假感到不快,那么他们的不快和哈利的感觉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他真想念霍格沃茨,想得五脏六腑都发痛。他想念那个城堡,那些秘密通道和幽灵鬼怪,想念他的课程(也许除了魔药老师斯内普的课),还有猫头鹰捎来的信件、大礼堂里的宴会,想念他宿舍楼里的四柱床,想念禁林边上那间小木屋和狩猎场看守海格,更想念魁地奇球——魔法世界里最流行的体育运动(六根高高的门柱、四只会飞的球、十四名骑着扫帚的球员)。

哈利刚一到家,弗农姨父就把他的咒语书、魔杖、长袍、坩埚和最高级的光轮2000锁进了楼梯下那又小又暗的柜子里。哈利会不会因为一个暑假没练习而被学院魁地奇球队开除,德思礼一家才不管呢。哈利的家庭作业一点都没做,回学校时无法交差,这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德思礼一家是巫师们所说的“麻瓜”(血管里没有一滴巫师的血液)。在他们看来,家里有一个巫师是莫大的耻辱。弗农姨父甚至把哈利的猫头鹰海德薇也锁在了它的笼子里,不让它给魔法世界的任何人送信。

哈利跟这家人长得一点儿也不像。弗农姨父膀大腰圆,没有脖子,蓄着异常

浓密的大胡子；佩妮姨妈长了一张马脸，骨节粗大；达力头发金黄，皮肤白里透红，体形肥胖。而哈利却身材瘦小，长着一双明亮的绿眼睛，漆黑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额头上还有一道细长的闪电形伤疤。

就是这道伤疤使哈利即使在巫师中也是如此与众不同。这道伤疤是哈利神秘过去留下的惟一痕迹，是推测他十一年前为什么会被放在德思礼家门槛上的惟一线索。

哈利一岁时，居然在遭到伏地魔诅咒之后幸存下来。伏地魔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黑巫师，大多数女巫和男巫都不敢提到他的名字。哈利的父母就死在这个黑巫师手下，可是哈利大难不死，只留下了这道闪电形伤疤。而且，不知怎的，好像自那个恶毒的咒语在哈利身上失灵之后，伏地魔的魔力就被摧毁了。

所以，哈利是由他的姨妈和姨父养大的。他在德思礼家住了十年，一直搞不懂他为什么能在无意中导致一些古怪的事情发生，因为德思礼一家只说他的父母死于车祸，他的伤疤也是在车祸中留下的。

一年前，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写信给哈利，他才了解到自己的身世。他上了魔法学校，在那里他和他的伤疤赫赫有名……可现在学年结束了，他回到德思礼家过暑假，他们把他当成一条在邋遢地方打过滚的狗来对待。

德思礼一家忘记了这一天恰好是哈利的十二岁生日。当然，哈利也没有寄予多么大的希望，他们从来不会送他什么像样的礼物，更别提生日蛋糕了——但是，完全忘掉未免……

正在这时，弗农姨父煞有介事地清了清嗓子，说道：“我们都知道，今天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哈利抬起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今天我可能会做成平生最大的一笔交易。”弗农姨父说。

哈利低下头继续吃面包片。当然啦，他怨忿地想，弗农姨父是在讲那个愚蠢的晚宴。他两星期来张口闭口说的都是这件事。一个有钱的建筑商和他妻子要来吃晚饭，弗农姨父希望那人能订他一大笔货（弗农姨父的公司是做钻机的）。

“我想我们应该把晚上的安排再过一遍，”弗农姨父说，“八点钟大家应该各就各位。佩妮，你应该——？”

“在客厅里，”佩妮姨妈应声说，“等着亲切地欢迎他们光临。”

“很好，很好。达力？”

“我等着给他们开门。”达力堆起一副令人恶心的做作笑容，“我替你们拿着衣服好吗，梅森先生和夫人？”

“他们会喜欢他的！”佩妮姨妈欣喜若狂地说。

“好极了，达力。”弗农姨父说。然后他突然转向哈利。“那么你呢？”

“我待在我的卧室里，不发出一点儿声音，假装我不在家。”哈利声调平板地

回答。

“不错。”弗农姨父恶狠狠地说。“我将把他们带到客厅，引见你——佩妮，并给他们倒饮料。八点一刻——”

“我宣布开饭。”佩妮姨妈说。

“达力，你要说——”

“我领您上餐室去好吗，梅森夫人？”达力说，一面把他的胖胳膊伸给那位看不见的女士。

“多标准的小绅士！”佩妮姨妈吸着鼻子说。

“你呢？”弗农姨父凶巴巴地问哈利。

“我待在我的卧室里，不发出一点声音，假装我不在家。”哈利无精打采地说。

“对了。现在，我们应该在餐桌上说一些赞美的话。佩妮，你有什么建议吗？”

“梅森先生，弗农跟我说您高尔夫球打得棒极了……梅森夫人，请告诉我您的衣服是在哪儿买的……”

“非常好……达力？”

“这样行不行：‘梅森先生，老师要我们写一写自己最崇拜的人，我就写了您。’”

这可让佩妮姨妈和哈利都无法承受。佩妮高兴得眼泪直流，紧紧搂住了儿子。哈利则把头藏到了桌子底下，怕他们看到他大笑的样子。

“你呢，哈利？”

哈利直起身，努力绷住脸。

“我待在我的卧室里，不发出一点声音，假装我不在家。”

“这就对了。”弗农姨父用力地说，“梅森夫妇根本不知道你，就让这种情况保持下去。佩妮，晚饭之后你领梅森夫人回客厅喝咖啡，我将把话题引到钻机上。要是走运的话，在十点钟的新闻之前我就可以把签字盖章的协议拿到手。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就能选购在马乔卡的别墅了。”

哈利并不怎么兴奋。他不认为德思礼一家到了马乔卡就会比在女贞路多喜欢他一点儿。

“好——我去城里拿达力和我的礼服。你呢，”他对哈利吼道，“不要在你姨妈洗衣服的时候去碍手碍脚。”

哈利从后门出来。外面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他穿过草坪，一屁股坐在花园长凳上，压着嗓子唱了起来：“祝我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

没有贺卡，没有礼物，今晚还要他假装自己不存在。他悲伤地注视着树篱。他从未感到这样孤独。他分外想念他最好的朋友罗恩·韦斯莱和赫敏·格兰杰，胜过想念霍格沃茨其他的一切，甚至包括魁地奇球。可他们好像一点儿也不想

他。整个暑假谁都没有给他写信，罗恩还说要请哈利去他家做客呢。

一次又一次，哈利差点儿要用魔法打开海德薇的笼子，让它捎封信给罗恩和赫敏。但这太冒险了。未成年的巫师是不能在校外使用魔法的。哈利没有把这个规定告诉德思礼一家，他知道，这家人只是害怕把他他们全变成金龟子，才没有把他和魔杖、飞天扫帚一起关进楼梯下的暗柜里。回家后的头两个星期，哈利喜欢假装着嘴里念念有词，然后看达力拼命搬动他那两条胖腿，尽快往屋外跑。可是罗恩和赫敏迟迟不给他来信，使哈利觉得自己和魔法世界断了联系，连捉弄达力也失去了乐趣——现在罗恩和赫敏连他的生日都忘了。

只要能换得霍格沃茨的一点音信，不管来自哪个女巫或男巫，他什么都会豁出去。他甚至乐意看一眼他的仇敌德拉科·马尔福，只要能证明这一切不是一场梦……

他在霍格沃茨的这一年并不都是好玩有趣的。上学期末，哈利与伏地魔本人正面相遇。伏地魔虽然大不如从前，但依然狠毒可怕，阴险狡猾，并决心要恢复自己的魔力。哈利又一次逃脱了伏地魔的魔爪，但是很险。即使现在，已经过去好几个星期了，哈利还会在半夜惊醒，浑身冷汗，想着伏地魔这时会在哪里，记起他那青灰色的脸、圆睁的疯狂的眼睛……

哈利突然坐直了身子。他一直心不在焉地注视着树篱——可现在树篱正注视着他。树叶丛中闪动着两只大得出奇的绿眼睛。

哈利跳了起来，这时草坪对面飘过来一声嘲笑。

“我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达力摇摇摆摆地走过来。

那对大眼睛忽闪几下，消失了。

“什么？”哈利说，眼睛还盯着那个地方。

“我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达力又说了一遍，走到他旁边。

“很好，”哈利说，“你终于学会了数星期几。”

“今天是你的生日！”达力讥讽地说，“你居然没有收到贺卡？你在那个鬼地方连个朋友都没有吗？”

“最好别让你妈妈听到你说我的学校。”哈利冷冷地说。

达力提了提裤子，那裤子顺着他的胖屁股往下滑。

“你盯着树篱干什么？”他怀疑地问。

“我在想用什么咒语使它燃烧起来。”哈利说。

达力踉踉跄跄倒退了几步，胖脸上显出惊恐的表情。

“你不——不能——我爸爸说不许你使魔法——他说要把你赶出去——你没有地方去——没有朋友收留你——”

“吉格利波克利！”哈利厉声说道，“霍克斯波克斯……奇格利鬼格利……”

“妈——妈！”达力嚎叫起来，跌跌撞撞地朝屋里奔去。“妈——妈！他又在

干那个了！”

哈利为这片刻的开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由于达力和树篱都安然无恙，佩妮姨妈知道他并没有真的施展魔法，但她仍然用沾着肥皂水的煎锅朝他劈头打来，幸亏他躲得快。然后她支使他去干活，不干完不许吃东西。

达力吃着冰淇淋，在一旁晃来晃去地看着哈利擦窗户，洗汽车，修整草坪，整理花圃，给玫瑰剪枝浇水，重新油漆花园长凳。烈日当头，晒得哈利后脖颈发烫。哈利知道他不应该上达力的钩，可是达力说中了哈利的心事……也许他在霍格沃茨根本没有朋友……

“但愿他们能看到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现在的样子。”往花坛里撒粪肥的时候，他发狠地想道。他腰酸背疼，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

一直到晚上七点半，才终于听到佩妮姨妈喊他，他已经精疲力竭。

“进来！踩着报纸走！”

哈利高兴地走进阴凉的、擦得闪闪发亮的厨房里。冰箱顶上放着今天晚餐的布丁：好大一堆掼奶油，还放了撒糖霜的堇菜。一大块烤肉在烤箱里咝咝作响。

“快吃！梅森他们快要来了！”佩妮姨妈严厉地说，指着厨房桌子上的两块面包和一堆奶酪。她已经穿上了一件浅橙色的鸡尾酒会礼服。

哈利洗了手，匆匆吞下了他那点可怜的晚饭。他刚一吃完，佩妮姨妈就把盘子收走了。“上楼！快！”

经过客厅门口时，哈利瞥了一眼穿着礼服、打着领结的弗农姨父和达力。他刚走到楼上，门铃就响了，弗农姨父凶巴巴的脸出现在楼梯下。

“记着，小子——你要敢发出一点儿声音……”

哈利踮着脚走到自己卧室门口，悄悄溜进去，关上门，转身想要一头扑倒在他的床上。

问题是，床上已经坐了一个人。

第 2 章



多比的警告

哈利差点儿没叫出声来。床上的那个小怪物长着两只蝙蝠似的大耳朵，一对突出的绿眼睛有网球那么大。哈利马上想到，这就是早上在花园树篱外看他的那双眼睛。

他们对视着，哈利听到达力的声音从门厅传来。

“我替你们拿着衣服好吗，梅森先生和夫人？”

那怪物从床上滑下来，深深鞠了一躬，细长的鼻子都碰到了地毯上。哈利注意到他身上穿的像一只旧枕套，在胳膊和腿的地方开了几个洞。

“哦——你好。”哈利不自然地说。

“哈利·波特！”那怪物尖声叫道，哈利想楼下肯定能听到。“多比一直想见您，先生……不胜荣幸……”

“谢——谢谢。”哈利贴着墙壁挪动，坐到他桌前的椅子上，挨着在大笼子里睡觉的海德薇。他想问“你是什么”？但觉得这听起来太不礼貌，就问“你是谁”？

“多比，先生。就叫多比，家养小精灵多比。”那怪物说。

“哦——是吗？”哈利说，“哦——我不想失礼，可是——此刻在我的卧室里接

待一位家养小精灵有些不太合适。”

客厅传来了佩妮姨妈虚伪的高声大笑。小精灵垂下了头。

“我不是不高兴见你，”哈利赶忙说，“可是，哦，你来这儿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哦，有的，先生，”多比热切地说，“多比来告诉您，先生……不说，先生……多比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坐下吧。”哈利指了指床，礼貌地说。

没想到小精灵突然痛哭流涕，把哈利吓了一跳，他哭的声音很大。

“坐一坐下！”多比呜咽道，“从来……从来没有……”

哈利仿佛听到楼下的声音变得有些结巴。

“对不起，”他小声说，“我没想冒犯你。”

“冒犯多比！”小精灵哽咽地说，“从来没有一位巫师让多比坐下——像对待平等的人那样——”

哈利竭力在说“嘘”的同时作出抚慰的表情，领多比回到床上坐下。多比坐在那儿打嗝儿，看上去像个丑陋的大娃娃。最后他终于控制住自己，用他那双泪汪汪的大眼睛充满敬爱地凝视着哈利。

“你大概没遇到多少正派的巫师吧。”哈利想让他高兴一些。

多比摇了摇头，然后冷不防跳了起来，用脑袋疯狂地撞着窗户，嘴里喊着：“坏多比！坏多比！”

“别这样——你这是干什么？”哈利着急地小声说，跳起来把多比回床上。海德薇被吵醒了，发出一声格外响亮的尖叫，在笼子里疯狂地乱扑乱撞。

“多比要惩罚自己，先生。”小精灵说，他的眼睛已经有点儿对在一起了。“多比几乎说了主人家的坏话，先生……”

“主人家？”

“多比服侍的那个巫师家，先生……多比是家养小精灵——必须永远服侍一家人家……”

“他们知道你在这儿吗？”哈利好奇地问。

多比哆嗦了一下。

“哦，不，先生，他们不知道……多比因为来见您，要对自己进行最严厉的惩罚。多比将自己的耳朵关在烤箱门里。万一给他们知道，先生——”

“可如果你把耳朵关在烤箱门里，他们不会发现吗？”

“多比猜想不会，先生。多比总是为一些事惩罚自己，先生。他们让多比这样做，先生。有时候他们提醒我更厉害地惩罚自己呢……”

“你为什么不逃走呢？”

“家养小精灵必须由主人放走。可主人永远不会放走多比……多比将在主

人家做到死，先生……”

哈利目瞪口呆，他说：

“要我在这儿多待四个星期，我都觉得受不了。这样比起来，德思礼一家还算有些人情味的。没有人能帮你吗？我能帮你吗？”

哈利几乎立刻就后悔他说了这句话。多比再次感动得呜呜大哭。

“拜托你，”哈利紧张地说，“小点儿声。要是给德思礼一家听到，要是他们知道你在这儿……”

“哈利·波特问他能不能帮助多比……多比早就听说了您的伟大，先生，可您的仁慈，多比以前还不了解……”

哈利感到脸上发烧，忙说：“你听到的那些都是胡说，我在霍格沃茨连年级第一名都排不上，第一名是赫敏，她——”

但他很快住了口，一想起赫敏他就感到痛苦。

“哈利·波特这样谦虚，”多比崇敬地说，两只大圆眼睛闪着光，“哈利·波特不说他战胜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魔头的事迹。”

“伏地魔？”哈利说。

多比用手捂住耳朵，呻吟道：“啊，别说那个名字，先生！别说那个名字！”

“对不起，”哈利马上说，“我知道许多人不喜欢他——我的朋友罗恩……”

他又停住了。想到罗恩也让人痛苦。

多比凑近哈利，他的眼睛大得像车灯。

“多比听说，”他嘶哑地说，“哈利·波特几星期前又遇见了那个魔头……哈利·波特再次逃脱了。”

哈利点了点头。多比顿时热泪盈眶。

“啊，先生，”他抽抽搭搭，用肮脏破烂的枕套角抹了抹脸，“哈利·波特英勇无畏！他已经闯过了这么多的险关！可是多比想来保护哈利·波特，来给他报个信，即使多比过后必须把自己的耳朵关在烤箱门里……多比想说，哈利·波特不能回霍格沃茨了。”

屋里一片安静，只听见楼下刀叉叮当之声，还有弗农姨父的咕噜声。

“什一什么？”哈利大吃一惊，“可我必须回去——九月一号开学，这是我生活的希望。你不知道我在这里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不属于这儿。我属于你们的世界——属于霍格沃茨。”

“不，不，不，”多比尖声说，用力摇着头，把耳朵甩得啪哒啪哒直响，“哈利·波特必须待在安全的地方。他这么伟大，这么仁慈，我们不能失去他。如果哈利·波特回到霍格沃茨，他将会有生命危险。”

“为什么？”哈利惊讶地问。

“有一个阴谋，哈利·波特。今年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会有最恐怖的事情发

生。”多比压低声音说，突然浑身发抖，“多比知道这件事已经有几个月了，先生。哈利·波特不能去冒险。他太重要了，先生！”

“什么恐怖的事情？”哈利马上问，“是谁在策划？”

多比滑稽地发出一声哽咽，然后疯狂地把脑袋往墙上撞。

“好了！”哈利叫起来，抓住小精灵的胳膊，不让他去撞墙。“我知道你不能说。可你为什么要来警告我呢？”突然一个不愉快的念头在他脑海中一闪。“等等——这不会和伏——对不起——和你知道的那个神秘人有关吧？你只要摇头或点头。”他赶忙加上一句，因为多比的脑袋又令人担心地靠向了墙壁。

多比缓缓地摇了摇头。

“不是——不是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魔头，先生。”

可是多比的眼睛瞪大了，似乎想给哈利一个暗示，但哈利一片茫然。

“他没有兄弟吧？”

多比摇摇头，眼睛瞪得更大。

“那我就想不出还有谁能在霍格沃茨制造恐怖事件了。”哈利说，“我是说，第一，有邓布利多——你知道邓布利多吧？”

多比低下头。

“多比知道，阿不思·邓布利多是霍格沃茨建校以来最伟大的校长。多比听说邓布利多的法力能与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魔头最强大的时候相匹敌。可是先生，”多比急促地小声说，“有些法术邓布利多也不……没有一个正派的巫师会……”

哈利制止不及，多比跳下床，抓起哈利的台灯往自己的脑袋上乱敲，伴着一声声凄厉的惨叫。

楼下突然一阵沉寂，两秒钟后，心脏怦怦乱跳的哈利听到弗农姨父走到门厅里，喊道：“达力准是又忘记关电视机了，这个小淘气！”

“快！衣橱里！”哈利小声说。他把多比塞进衣橱，关上橱门，刚扑倒在床上，门把手就转动了。

“你——到底——在一搞——什——么——鬼？”弗农姨父咬牙切齿地说，把脸凑到哈利面前，近得可怕。“我正讲到日本高尔夫球手的笑话中最关键的地方，都被你给搅了……再发出一点儿声音，我让你后悔生下来，小子！”

他重重地踩着地板走了出去。

哈利哆嗦着把多比从衣橱里拉出来。

“看到这里的情况了吧？知道我为什么必须回霍格沃茨了吧？我只有那个地方可去——我想我在那儿有些朋友。”

“什么朋友，连信都不给哈利·波特写一封？”多比狡黠地说。

“我想他们只是——慢着，”哈利皱起眉头，“你怎么知道我的朋友没给我写

信?”

多比把脚在地上蹭来蹭去。

“哈利·波特不要生多比的气——多比都是为了……”

“你截了我的信?”

“信在多比这儿,先生。”小精灵说。他敏捷地跳到哈利抓不到的地方,从身上穿的枕套里面抽出厚厚一沓信封。哈利认出了赫敏工整的字体、罗恩龙飞凤舞的笔迹,甚至还有一种潦草的字儿,好像是霍格沃茨的狩猎场看守海格写的。

多比焦急地眨巴着眼睛仰视着哈利。

“哈利·波特不要生气……多比原本希望……如果哈利·波特以为他的朋友把他忘了……哈利·波特也许就不想回学校了,先生……”

哈利没心思听,伸手去抢信,可多比一跳,闪开了。

“哈利·波特先要向多比保证不回霍格沃茨。哎呀,先生,您千万不能去冒这种险!说您不会回去,先生!”

“不,”哈利生气地说,“把我朋友的信给我!”

“那么多比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小精灵悲哀地说。

哈利还没反应过来,多比已经冲到门边,拉开门,飞快地奔下楼去。

哈利嘴里发干,五脏六腑都搅在了一起。他急忙跳起来追赶,尽量不弄出声响。他一下蹦过最后六级台阶,猫一样地落在门厅地毯上,东张西望地寻找多比。他听到餐室里弗农姨父在说:“……梅森夫人,给佩妮讲讲那些美国管子工的笑话吧,她一直想听……”

哈利穿过门厅跑进厨房,觉得肚子里一阵发空。

佩妮姨妈的杰作布丁、堆得高高的奶油和撒了糖霜的堇菜,正飘浮在天花板下面。多比蹲在角落的碗橱顶上。

“不要,”哈利压低嗓门说,“求求你……他们会杀了我的……”

“哈利·波特必须保证不回学校——”

“多比……求求你……”

“保证吧,先生……”

“我不能!”

多比悲哀地看了他一眼。

“那多比只能这么做了,先生,这是为哈利·波特好。”

布丁盘子当啷一声摔到地上,哈利觉得他的心跳停止了。盘子摔得粉碎,奶油溅得墙上、窗户上都是。随着一声抽鞭子似的噼啪巨响,多比不见了。

餐室里发出尖叫声,弗农姨父冲进厨房,发现哈利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从头到脚溅满了佩妮姨妈的布丁。

开始,弗农姨父似乎还可以把这件事掩饰过去(“我家外甥——脑子有点儿